



一代天骄

〔日〕井上靖 著
陈德文 译

一代天骄

【日】井上靖 著 陈德文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根据日本新潮社1980年5月
第29次印刷本《蒼き狼》翻译

一代天骄

〔日〕井上靖著

陈德文译

责任编辑：林怀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8,000 印张：9 印数：1—7,000

统一书号：10109·1973 定价：1.00元

读《一代天骄》（代序）

王 治 来

我高兴地一口气读完了陈德文同志翻译的井上靖先生的名著《一代天骄》（日文原题《苍狼》）。井上靖先生，我曾同他见过面。记得那是一九八三年以前我在新疆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时候，先生到乌鲁木齐访问，我在一次座谈会上同他有过一面之识。当时，我已知道井上靖先生是日本一位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学者，研究中国的西域和丝绸之路的文化，很有成就，并写过许多著作。现在能有幸读到这本用文学体裁写成的成吉思汗传记，更加深了我对先生的以上认识。

成吉思汗这个人物，无论在中国和全世界，不知道他的人恐怕很少。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成吉思汗总是一个中国的历史人物，是一个朝代（元朝）的始祖——元太祖。毛泽东同志在他一九三六年二月写的那首著名的咏雪词（《沁园春》）中，把成吉思汗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提并论，称之为“一代天骄”，就是这种传统的看法。由于成吉思汗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对外征服，他同他的后继者建立过地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所以，在全世界，特别是在成吉思

汗征服过的国家里，研究他的人也很多。有的用学术著作的体裁，有的以小说的形式，亲写成吉思汗的传记，已经出版了好多种。就我所知，俄国著名的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写的《成吉思汗传》和我国老一辈的蒙古学家、已故南京大学教授韩儒林先生写的《成吉思汗》，是最好的学术性读物，至于以文学体裁写成的成吉思汗传记，就要数井上先生的这部书最为令人喜爱了。

要研究成吉思汗，或者要把成吉思汗的一生写成小说或拍成电影，总有一个对成吉思汗的评价问题。目前看来，关于这个问题争论很多。不但中国人同外国人的看法不一样，就是在中国学者之间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我个人认为，成吉思汗，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人物，首先是我国蒙古族的民族英雄。是他，在十三世纪初期，把部落纷争的蒙古草原统一起来，使曾经处在北方历代王朝统治下的弱小的蒙兀宝韦，发展成为强大的蒙古族。他以一个游牧部落的首领，崛起于荒漠，南伐中原，西并中亚，以其战胜攻取的声威，震撼了世界。他的名字和他的事业终于成为世界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篇章。他的后继者继续他的事业，进一步南取金、宋，结束了唐末以来五代、辽、宋、金、西夏、畏兀儿的分裂割据局面，恢复了汉、唐的版图，大大有利于中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成吉思汗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成吉思汗的西征，像一把铁扫帚，把从华北到中亚的地方政权一扫而光。一切关卡和壁垒，都被清除，东西道路，开通畅达。这对于中西交通和商业贸易，对于中西文化

的交流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族，处于宗法封建制的阶段，游牧为业，文化落后。所以，他们在进行对外征服的过程中，也给邻国和别的民族造成了破坏和不幸。这是不必也是不可能避讳的。不过，一些历史书籍，特别是西亚诸国学者的一些著作对蒙古征服的描写，容或有过分夸张之处。十九世纪中叶到中亚游历的美国作者舒勒就曾经说，阿拉伯、波斯作者强调成吉思汗的野蛮破坏，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可以从长春真人的游记得到证明。著名的俄国学者格里戈里也夫在一篇评万伯里的《布哈拉史》的文章中也说，万伯里盲目地追随某些作者的说法，说成吉思汗把河中地区的人口完全消灭了。但是，我们认为有义务提醒人们注意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讲到的事实。由此看来，我们在评价成吉思汗时，必须对史料和当时的环境采取分析的态度，从有利于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友好、团结和互相了解的立场出发，对历史作出允当的论断。

对于成吉思汗这样一个人物，我们当然需要了解他。尤其需要正确地了解他。读历史书，看史料，都可以了解，但往往比较枯燥。对于史料，人们甚至望而却步。只有文艺作品，是最广大的群众比较爱读的。要把成吉思汗的一生写成小说，并非易事。这是因为史料零散，且不全面。有的问题甚至根本没有记载，需要加一些想象。我在读了井上先生的这本成吉思汗传以后，感觉先生对有关的史料作过深入的研究，对蒙古草原游牧民的生活甚有体会，故能加以想象，将

死的史料变成活的素材。文字生动，引人入胜。确是有助于我们了解成吉思汗的一本好书。

为了将此书推荐给读者，故写此数言，弁于篇首，以为序。

1985年3月1日于长沙岳麓山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9)
第三章.....	(82)
第四章.....	(140)
第五章.....	(170)
第六章.....	(194)
第七章.....	(218)
第八章.....	(255)

第 一 章

这是公元一一六二年的事。黑龙江上游，分成两股支流：斡难河和怯绿连河^①。两条河流经的草原地带和森林地带^②，居住着蒙古游牧民族。一天，这个部落首领的幕舍（蒙古包）里，诞生了一个男孩。产妇名叫河额仑，她刚刚二十出头，是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这片地方还有一个塔塔儿部族，长期同蒙古部族争战不休，男人们经常外出打仗，聚落的几百座幕舍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

此时，河额仑的丈夫也速该正在远离男孩降生的村落十里之遥的战线上。她派遣一个老仆出了幕舍，叫他到丈夫那里报告消息。河额仑把使者打发走了之后，重新对着刚从自己肚子出生的婴儿的脸蛋瞧了瞧。婴儿躺在褴褛的布片里，左手的手指头依然紧紧攥在一起，接生的妇女们也没有能够使他松开。出于做母亲的执拗的本能，河额仑多么想检验一

① 今分别称鄂嫩河和克鲁伦河。（译注）

② 蒙古民族大体分为两支：生活在草原地带的称为“草原放牧者”，以森林地带为中心的称为“狩猎者”。各自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水平都不相同。（原注）

下自己生育的孩子四肢是否健全。她想把孩子紧握着的左手掰开来，这可是一件非常细心的事儿，容不得半点粗鲁。诃额仑放下婴儿的手，听到了幕舍顶上呼啸而来的狂风。这风象大河流一般从东向西吹过，它很有分量，使人觉得连大地也被这股风摇撼了。大风停息以后，诃额仑想起了自己躺着的幕舍上边高渺、漆黑的夜空，于是，她的眼前浮现出这样的情景：那上面镶嵌着无数颗星星，每一颗星都闪耀着清冷的光辉。不一会儿，又一阵狂风袭来，绣满星星的黑色布面被风吹翻了，星星飞离四散，剩下的只有充塞天地间的风声。狂风怒号也罢，星空遮蔽幕舍也罢，不管怎样，诃额仑的心情没有变。她只是意识到，自己眼下躺在既狭小又简陋的幕舍里。

这个游牧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心中都埋藏着一个想法：自己只不过是大自然中一个无力的小黑点儿，为了寻找牧草，辗转各地，没有固定的房舍，没有固定的土地。这种想法就象这个民族的咒文一般，时时刻刻支配着他们的一切行动，一切意识。当天夜晚，诃额仑那种无所寄托的孤独感越来越强烈了，这是另有缘由的。诃额仑透过幕舍了望，她感到当晚的夜空更加辽远，摇撼幕布的风更加狂暴了。

刚刚做母亲的诃额仑，现在正为两件事发愁。一是不知道自己生下的婴孩是否体魄健壮，使丈夫也速该心满意足；二是不知道婴儿的五官长相是否能得到丈夫也速该的充分的承认。

然而，第一件担心事不久便在诃额仑的心中消失了。握

在母亲掌中的婴儿的小手指，似乎按照自己的意志张开了。原来，他握着的是髀石（兽骨）形的凝血块，就象紧紧攥着一枚勋章一般。

第二件担心的事是关于婴儿的容颜。诃额仑从孩子的长相上找不出任何证据以便确信他是也速该的儿子。这婴孩象也速该，又不象也速该。同样，构成诃额仑苦恼的另一种缘由还有，她也很难判断这孩子象不象另一位男人的面孔。说得更明确一点，这婴孩谁都不象，他只象一个人，那就是亲身生下他的母亲。

诃额仑一点也想象不出，也速该得知婴儿诞生的消息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就象这个部族所有的勇士一样，也速该对待妊娠的妻子，一直是少言寡语，表情淡漠。别人谁也无从窥知他内心里是喜还是怒。不过在得到婴儿出生的报告之后，诃额仑总该能从丈夫的口中听到他对此事的看法了吧。即使他说要把孩子杀掉，那也没有什么奇怪。

派往也速该身边的老仆，第二天傍晚回到了幕舍。他告诉年轻的母亲，也速该为婴儿取了“铁木真”的名字。听到这个消息，诃额仑产后第一次露出安然的神色。至少可以断定，丈夫也速该对自己生下的孩子没有诅咒般憎恶的情绪。但是，除此之外，其他一切仍然不得而知。根据老仆的话来看，诃额仑认为，铁木真这个名称，不管作如何解释都行。

“我到达也速该首领营垒的时候，刚巧把塔塔儿部族打得大败，正在开祝捷宴会呢。篝火旁边捆绑着两个被俘的敌

人首领。酒过三巡，一个首领被拉出来砍了头。也速该首领说，为了庆祝这次胜利，就把这个敌人首领的名字‘铁木真’送给刚出生的儿子吧。”老仆讲述了一遍。

当然，从祝捷的意思上可以这样理解；不过这名儿到底是被砍了脑袋的敌方首领的啊！诃额仑听了不能不感到忧虑。也速该听到婴儿出生究竟是高兴还是恼恨，在诃额仑心中依然是个难解的谜。

但是不管怎么说，连母亲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的这个婴儿，被称做铁木真，作为蒙古部族首领的长子在帐幕里降生了。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诃额仑得了产褥热，接连几天高烧不止，徘徊于生死之间。等到退了热，生命得到保障的时候，她睁开朦胧的双眼，首先看到的是丈夫也速该抱着婴儿铁木真站在她的面前。

诃额仑做了也速该的妻室是十个月以前的事。诃额仑出身于斡勒忽讷部族，被蔑儿乞部族的青年劫掠去，在解往蔑儿乞部落的途中，行至翰难河畔，又被也速该抢了过来，终于成为他的妻子。诃额仑的身子曾经遭到蔑儿乞部族青年的十余次侵犯。这孩子虽说是在她嫁给也速该以后生下的，但孩子的父亲是这两个男人中的哪一个，则很难判定。

诃额仑目不转睛地盯着怀抱铁木真的丈夫的侧影。也速该通常被称做也速该把阿秃儿（勇士也速该），以胆识和勇武扬名于世，是其他部族闻而震惊的人物。诃额仑从也速该剽悍的面影上，依然无法获取爱情的温暖，但是，当她眼看

着丈夫用自己的大手怀抱着铁木真的时候，心情平静多了。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种平静的心情为何居然变成一种强烈的激动的力量而征服了她，于是，河额仑的面颊被泪水濡湿了。

当时，蒙古部落赖以生息的中国万里长城以北这片土地，就是所谓塞外，好几种游牧民族屯居在各个地方。这片地区东依兴安岭，西为萨彦、唐努、阿尔泰、天山诸山脉所遮挡。南凭长城同金国邻接，隔着戈壁沙漠和西域相连。北方以贝加尔湖为界，再向北就湮没于深不可测的西伯利亚无人地带。在这片由大山脉、沙漠和蛮荒地所包围的广大的高原上，流贯着六条河：斡难、因果达、怯绿连三条河合流汇成黑龙江，注入鄂霍茨克海；土拉、鄂尔浑、色楞格三条河流入贝加尔湖。这两股水系都发源于中部高原，其流域形成草原地带和森林地带。从远古起，这里就居住着各种游牧民族，兴亡交替。匈奴、柔然、突厥、回鹘，把这里当作根据地，向南方唯一的出口扩张势力。因此，中国历代当政者构筑了万里长城，以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蒙古打从何时起移居这里呢？无从知晓。八世纪前后，它和其他诸聚落共同置于突厥的势力之下。八世纪中叶，又隶属于取代突厥的回鹘。九世纪以后，又为取代回鹘的鞑靼所统治。鞑靼衰落以后，按照头发和皮肤的颜色以及习俗的差异，一些不同血统的民族，分别组成各个聚落，分散在广漠高原上的每一片草原地带，成年累月为抢夺牲畜、妇女和

牧草而征战不休。

铁木真诞生于十二世纪中叶，除蒙古部族之外，乞尔吉斯、斡亦剌、蔑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汪古诸部族，也是蒙古高原地带的居民。其中的蒙古和塔塔儿两个部族，为争夺高原地带各个聚落的领导权，不断发生小规模的战斗。铁木真降生时，正处于这两个部族斗争的高潮时期。

部族与部族之间互相争斗，同一部族内部也在为同伙的利益骨肉相残，反复倾轧。蒙古部遂分裂成若干氏族，各氏族都有独立的聚落，互相颉颃。也速该所属的孛儿只斤氏族，自古以来一直是蒙古部族的名门正宗，统治全蒙古的几位“汗”（掌管主权的人），都出自这个氏族。第一代汗是铁木真的曾祖父合不勒，他使过去一直分散各地、尚未统一的各个聚落勉强结为一体，为了整个部落的利益，采用了其他部落的体制。第二代汗是泰赤乌氏族的俺巴孩。第三代又转移到孛儿只斤氏族，也速该的叔父忽图剌成为汗。现在的也速该已经是第四代汗了。

就是在蒙古高原的这种形势下，铁木真生息在蒙古部族头领的幕舍之中。继铁木真之后，诃额仑第二年生下了合撒儿，再过二年，又生下了哈赤温，两人也都是男孩子。铁木真五岁时已经有了这两个同胞弟弟。另外，父亲也速该同别的女人给他生下了一岁之差的别克帖儿和两岁之差的别里古台两个异母弟弟。铁木真和两个同胞弟弟以及两个异母弟弟共同生活在这座幕舍里。也速该对孩子们颇为公平，五个人平等看待，从不偏爱哪一个。诃额仑也是一样。她对待

自己亲生的三个儿子和另外的女人生下的两个儿子没有任何区别。正象丈夫对铁木真不另眼看待一样，她对丈夫和别的女人生下的孩子也不另眼看待。单从这一点来说，诃额仑倒算是个聪明的女子。

铁木真六岁的时候，诃额仑又生下一个儿子铁木哥。六岁的铁木真和同年龄的孩子比起来，身材高大，腕力过人，是个沉默寡言的少年。他很少同别人打架，一旦打起架来，从不让步。他先是目光炯炯，默默倾听对方的辱骂，等对方一旦把话说完，他就一言不发地猛扑过去，把对方打翻在地，骑在背上，不是用石头砸，就是把人家的头按在沙子里用脚猛踩。这种攻击的方式确实有些残酷。在制止他的这种行为的大人们眼里，铁木真是个脾气倔强、不讨人喜爱的孩子。那时候的成年人有一种错觉，误以为铁木真是和自己年纪相仿的人。他们也太苛责他了，只知道一个劲儿申斥铁木真。

但是，除却这种时候，铁木真不过是寡言少语、无声无息的孩子罢了。想到自己年长，铁木真必须把母亲诃额仑让给幼小的弟弟们，他从来不缠着诃额仑的膝头和腕子不放。不过，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很想依偎在母亲的身旁，哪怕靠近一点点也好。

铁木真最初听到自己部族祖先的故事及传说是在七岁那年。有位远房的老人，名叫不勒帖出·把阿秃儿。他既然称做把阿秃儿（勇士），可见年轻时一定是个勇士，然而这时候，两颊和下巴都蓄满了银白的胡子。他是一位喜爱孩子的

温厚的老人。这位老人有很强的记忆力，碰到本族亲戚在也速该的幕舍里聚会的时候，他便给大家讲述多少多少代以前祖先的事。自己好象亲眼看见过那些人物一般，对每个人物的音容笑貌和性格爱好，都能讲得详详细细，使人百听不厌。

只要人们聚在一道儿，不勒帖出·把阿秃儿必定要把塞满自己头脑里的故事象抽丝一般往外拉扯。他忠实地对待这项工作。他所讲述的一些内容，好多人都记得很牢，可谁也不能象不勒帖出一样说得头头是道，也不可能象他那样头脑里装着无穷无尽的故事。

每当不勒帖出刚要开口的时候，人们便你一言我一语争先恐后讲起自己记忆中的事情来。

——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的儿子是塔马察。塔马察的儿子是豁里察儿·蔑儿干。豁里察儿·蔑儿干的儿子是阿兀站·孛罗温勒。阿兀站·勃罗温勒的儿子是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的儿子是也客·你敦。也客·你敦的儿子是捋锁赤……

就这样，先由一人数点着自己祖先历代户主的名字。说到这里一打住，别的人就会接下去。

——捋锁赤的儿子是合儿出。合儿出的儿子是孛儿只吉歹·蔑儿干。孛儿只吉歹·蔑儿干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叫忙豁勒真·豁阿，他们俩生下的孩子是脱罗豁勒真·伯颜。脱罗豁勒真·伯颜也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叫孛罗黑臣·豁阿，此外，还有一位年轻的家奴孛罗勒歹·速牙勒必和两匹骏马答

孛儿和孛罗……

记得最多的人也只能讲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以后的事，也就是具有妻子、两匹骏马和一个年轻家奴的第十代户主脱罗豁勒真·伯颜（盲人脱罗豁勒真）以下，突然子女浩繁起来，须要记忆的人物象树枝一般迅速扩展开来，这只能仰仗不勒帖出的非凡的记忆力了。每当人们的话头一旦打住，不勒帖出刻满皱纹的脸上便满意地浮现着笑容，接着慢条斯理地讲下去。当然，不勒帖出不仅仅是罗列蒙古家系历代户主的名字。

“脱罗豁勒真·伯颜和妻子孛罗黑臣·豁阿是一对琴瑟谐和的好夫妇。因为感情太好，所以生了个一只眼的儿子，于是取名就叫都蛙·锁豁儿（盲人都蛙）。这只眼竖着长在额头正中央。这是一只千里眼，说了你们也许不信，他能看到八百里远的地方。都蛙·锁豁儿下面又生了朵奔·蔑儿干（善射者朵奔）。不久，两人都长成了血气方刚的青年。一天，兄弟出猎，都蛙·锁豁儿透过平原远远看到一位漂亮的女子走过，好象出嫁的样子。他告诉弟弟：‘他们明天就要经过这里，朵奔·蔑儿干啊，到时候把她抢来做你的媳妇吧。’朵奔·蔑儿干听了没当回事。第二天，走到那地方一看，果然一群人围着新娘子走过来了。两个青年搭上弓箭，挥舞大刀向人群冲杀。就这样，阿阑·豁阿（美女阿阑）成了朵奔·蔑儿干的妻子。夫妇二人很快生下两个孩子，哥哥别勒古讷台，弟弟不古讷台，他们分别是别勒古讷惕氏和不古讷兀惕氏的祖先。却说朵奔·蔑儿干把阿阑·豁阿弄到手以后，